

■关注

“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是理念”

■伊库塔

《金桃》是青年科幻作家杨晚晴以盛唐为背景创作的“丝绸朋克”长篇小说。“丝绸朋克”这一概念由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提出,他介绍自己的作品《蒲公英王朝》时提出,“‘丝绸朋克’是用来描述我在‘蒲公英王朝’系列中所要展示的科技美学,以及构成这些故事时所使用的文学手法”,它“依赖于对东亚和太平洋岛屿人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材料”。“丝绸朋克”的称呼在中文科幻世界中流行开来,但这一概念显然存在暧昧模糊之处,已有学者指出当前的“丝绸朋克”作品未能解决展现东方特性和突出朋克精神这两大问题。2025年,《科幻世界》推出杨晚晴的科幻长篇小说《金桃》,为“丝绸朋克”注入了新的内涵。

技术基础的东方化想象

不论是驱动机械傀儡的脂精,跨越大陆的镜塔,还是由无数平台与热机构建而成的碎叶城,《金桃》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首先是充满中式美学的技术奇观。

任何“朋克”类科幻子类型都建立在一种标志性的核心技术体系之上——赛博朋克依赖于控制论,蒸汽朋克则以机械为根基。在《金桃》中,杨晚晴选择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核心。小说中,整个技术体系非常精密:丝织而成的算帛对应信息存储,“辨音瓷”为基础的算机对应计算机,算学和经纬学对应算法,再往上甚至构筑起了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傀儡)。化用书中的话来说,“从蚕丝和瓷片出发,在具象上一层层构建抽象,最终搭建出整个宇宙”。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技术体系与丝绸元素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联系。丝绸之于“丝绸朋克”恰如“齿轮”之于“蒸汽朋克”,皆是标志性的象征。然而不同于齿轮,丝绸元素作为一种装饰性材料,本身是难以和技术强绑定的。这体现在以往许多作品中,丝绸作为最表层的符号存在于小说中,作为一种“东方化”的点缀,内里还是西方朋克类作品的核心技术。杨晚晴希望东方元素能在小说中更为本质化存在,也发挥更多功能性的作用,最终,他将丝绸与算法相结合,成了驱动整个世界运转的技术基础。某种意义上,也和当下现实中正在发生的AIGC潮形成了共振。

除了功能性,杨晚晴在这套东方化技术体系的可行性上也下了功夫。《金桃》中大部分技术或是能在古籍中找到原型,或是与古代中国的特殊条件存在潜在的相关性,体现了特殊的东亚智慧与特色。例如,算机可能来自算筹和提花织机的组合,算学和经纬学也是古人实际掌握的应用数学与测量学。算帛的原理则让人联想到当下火热的柔性电子存储和生物计算技术。尽管如今的人类科技都是建立在字面意义的“硬件”上的,但也完全可能存在一条基于

柔性材料的当然技术路径。在那棵分枝的科技树上,作为丝绸产地的中国具备了孕育出它的土壤,会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

杨晚晴进一步给故事中飞速发展的科技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书中的镜塔是一项跨越了整个大陆的奇观,它能利用光线反射来传递信息。类比现实,镜塔更像是光纤与互联网的混合体。这项唐代的“大型基建”本身与其他的微型信息技术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技术体系和奇观生态群,但其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小说中提到,正是因为镜塔让信息在大陆上飞速传播,促进了知识传递、交流才催生出了技术爆炸。不论是烽火台还是驿站飞信,都反映出信息传递在国土广袤的中国有多么艰难。杨晚晴敏锐地抓住了古代中国的发展症结之一,并构思出了镜塔这一技术突变点。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亚洲诸国间物产和信息交流的纽带,镜塔堪称最能弥补古代丝路遗憾的意义之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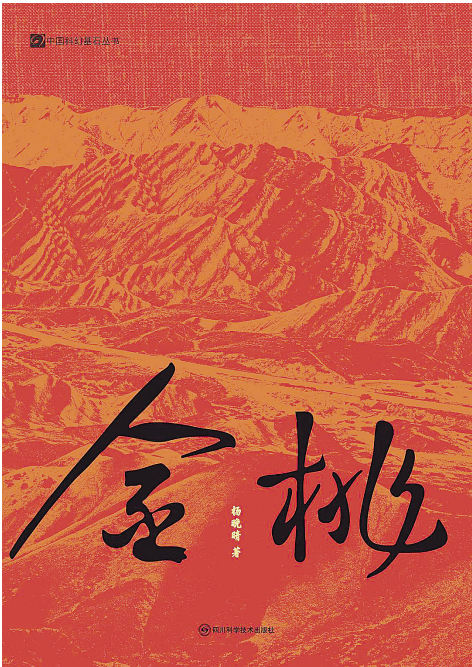
小说对唐代的科学技术有许多夸张化的呈现,但古代中国并不缺乏能工巧匠,也不乏在当时颇有前瞻性的发明创造,比如既有都江堰这样的大型工程奇迹,也有“四大发明”这样的革命性技术。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没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场走向近现代的科技革命,这也引出了经典的“李约瑟之问”。在后记中,作者提到《金桃》是试图对这个经典命题的二次思考。

在古代中国,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主导下,与科举无关的知识都被归入“杂学”范畴,被贬为“奇技淫巧”。在《金桃》的故事中,各方势力对于技术的态度和真实历史体现出很大的差别。书中不论是大唐、草原民族还是中亚诸国都在积极地拥抱技术,知识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比如书中唐王朝押注战争傀儡,草原王朝押注火器,展开一场古代版本的技术军备竞赛。

对古代中国传统技术观的解构中,杨晚晴还进一步隐喻了当下的科技困境。《金桃》中的世界在唯技术论驱动之下,非但没能让技术惠及更多民众,反而更有效率地将人和物化为了战争的养料。国与国的冲突和战事不断升级,各国妄图控制技术却被反噬,人类被技术玩弄于股掌中,愈显脆弱不堪,处处映射了当前的世界现实。杨晚晴借浮夜门之口说出了看法,“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是理念”。是否需要对技术的发展设置终点,如何掌控技术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而非为了欲望反而被技术所俘虏,是这本书记带给我们极为重要的思想命题。

“朋克精神”的本土化重构

“朋克”类科幻作品的核心是朋克精神,其内涵在于对既定秩序的叛逆与对僵化历史的反抗。杨晚晴在《金桃》中构建了



《金桃》,杨晚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月

双重维度的反抗:既包含对西方殖民主义叙事的反抗,又蕴含着指向东方自身的批判与自省,使得朋克精神呈现出更为立体的表达。

《金桃》的故事舞台选择了盛唐。一方面,盛唐是我国文化最繁荣,与异域交流最为密切的历史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也继汉代以来抵达了第二个发展高潮。另一方面,盛唐的文化气象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其象征性和浪漫化想象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内涵。

然而,唐王朝在《金桃》中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存在感——它既是技术与文明的辐射中心,又奇妙地缺席于许多情节。小说中几乎一半的篇幅都发生在中亚的丝路上,4名主角中也只有陈持弓一人是大唐的子民。故事、地点和人物都刻意做了陌生化的处理,唐王朝本身更多存在于信件和对话中。就像“金桃”这一核心意象一般,唐王朝在小说中更多体现在其象征维度而非实体存在,被塑造为可以被多重诠释的符号。读者不断代入不同角色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切换视角,以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背景审视大唐,怀抱着不同的情感对唐朝产生投射和想象。

杨晚晴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让丝绸之路的沿线诸国以及不同的民族共同构成了故事的主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缺席,反过来强化了唐朝作为文明灯塔的不可取代的文化地位。小说中的唐王朝也许不一定是拥有最顶尖技术的国家,但却和现实中一样是最具文化感召力的存在,是所有人的心之所向。



《金桃》插图

《金桃》以东方历史为蓝本,却没有彻底排斥西方元素。书中出现了微积分、原子等科学概念,哲学家之国等社会学概念,阿基米德、毕达哥斯拉等古希腊学者的名字与中国古代学者和著作列在一起,让东西方先贤跨越时空,在同一个框架下对话和交流。作品中的东西方科技、文化并行不悖,各自保留独特发展路径。这种文化自信不是通过排他性主张,而是以平等对话的姿态自然呈现的。通过这种“和而不同”创作理念,《金桃》超越了简单的民族主义表达,以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对西方进步主义和殖民思维作出了有力回应。

《金桃》尽管故事背景宏大,但视线却聚焦在具体人物的命运和成长上,这一点在杨晚晴之前的作品中就有所体现。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抱着各自的执念,比如陈持弓为了复仇和守护大唐而战,莫潘在追寻算学的路上迷茫前进,伊嗣想要通过战争功成名就……乍看之下他们都有自己的思维,但实际上他们的想法都是被灌输的。陈持弓被养父作为战争的助力,伊嗣是波斯复国的道具,莫潘则被浮夜门视为唯一能托付“金桃”的天才。他们是他人意志的载体,在他人赋予的虚幻宏大的使命下战斗和前进。这些人物突显了某种集体困境:从出生起就被规训要顺从,真正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长期缺位。杨晚晴通过科幻小说的人物命运变化探索了个体如何突破桎梏,重构自我价值的过程,试图展现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成长可能。这是最能引起东亚人共鸣的朋克精神。

(作者系科幻书评人)

■创作谈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论证,人们不可能获得一种无风格或者“无色彩”的写作方式,“写作绝非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供言说的意图在那里通行”。人类是模式化的动物,我们用一套社会赋予的、相对固定的模式(框架)去解释宇宙万物,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去指引自己的人生。所以巴特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没有文学作品能够脱离作者的思想框架而存在,“为了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用来观察的目光、你所使用的语言、你的遣词造句、你所表达的对象,无一不是由人类的思想所塑造。我赞同巴特的观点,并且在《金桃》里借小说人物之口作了呼应,“……思想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时刻受其影响,却又难以察觉它的存在,所以文明总是在历史的呼吸中不自觉地完成自己的命运”。

文明如此,作为文明结晶的文学作品亦然,带有深刻思想实验性质的科幻小说更不消说:冷战时期的美国作家热衷于写外星人和异种,实质上是写想象中的敌人入侵;末世和废土,不过是在预演着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宇宙边疆的豪迈与蛮荒是美国西部大开发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书写,崛起、衰落、复兴的星际帝国是古罗马荣光的遥远回响,朋克和新浪潮则高亢地呼应着嬉皮士们的“爱之夏”,即使是清新脱俗的田园科幻,也浸润着《瓦尔登湖》的清教徒精神。这样说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解构文本,你找不到一座凭空而起的幻想大厦,这几乎是必然的:理解文本的基础是相同或者至少兼容的思想框架,框架来自语言、历史和文化,而以上诸要素都是人类的建构物,它们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科幻不仅仅关乎科学,它还携带了一整套思想框架。随着年龄渐长,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和中国许多的科幻迷一样,我对这套框架也只是“兼容”,思想母体对我的影响远比我所意识到的要深刻和广泛。现在回头来看,即使最开始写科幻小说时,我会笨拙地使用西方人名、西方背景和科幻小说里最经典的主题,我讲的依然是中国人的故事,因为“中国”就是我的思想母体。也许有人会说,科幻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因为它书写的是宇宙尺度的故事,而在和宇宙的冷漠乃至敌意的对抗中,人类文明作为整体存在——我完全赞同,但我也同样认为,科幻给出的对抗图景依然遵从创作者的思想框架:面对全球性的危机,《流浪地球》、《逃离元宇宙》、《星际穿越》和《2012》给出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人性,刘慈欣和诺兰的希冀也是迥然相异的。

是思想框架赋予科幻作品以底色色彩。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幻作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跳出经典的科幻框架,调用中华文化主体性资源去创作科幻小说。《金桃》便是这样一次尝试,在创作的过程中,在读者对文本的解构与分析中,我惊喜地发现,当我以中文来表达我的思想框架时,文本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极大的广度和纵深,不管是在技术、美学、叙事还是在观念上,这当然和语言有关:中文是斑斓的,它的色彩来自我们丰饶的历史,来自于数千年来不断添砖加瓦的思想框架,最后构成了写作者最基础的无意识。当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这种无意识,思想转译的“蒙皮”便被去除,色彩得以更通透地表现出来。《金桃》中关于技术哲学的探讨,关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关于对唐朝的集体记忆,关于对东亚社会规训的反思与反抗……凡此种种,无不构成这部色彩的色彩。然而与其说这些色彩来自作者有意识的涂抹,倒不如说,这是中华思想大厦借作者之笔呈现其自身。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金桃》若是一眼清泉,从其中流淌出的富含矿物质的泉水,实际上来自中华文化地层数以千年计的漫长孕育。

如果读者觉得泉水清甜甘冽滋味丰富,那不过是因为泉眼立于这片大地之上。

(作者系科幻作家,《金桃》作者)

色彩从何而来?

■杨晚晴



■新作快评

重塑现实的金手指

■周小舟

陈楸帆的短篇小说《神笔》以AI写作软件为引,以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近乎暴烈且荒诞地描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作焦虑,并勾勒出一场人类与技术 在虚 实层面上几乎必败的生死突围。

小说里,在真实当下的现实线中,“我”在写作遇到困境时“碰巧”被推荐了一款名为“神笔”的AI写作软件。这是AI与人类的这场博弈极其偶然的开端,但从结果来看,不能否认这实则是人类在潜意识中将 自己的意志导向另一个容器的倾向。作者在后文不断写到心理学家荣格与中国道家经典《太乙金华宗旨》之间的关系,无疑也是对人类作家与AI写作初遇时的双重解读的暗示。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我”对于AI的态度转变也颇具意味:从最初对AI写作的排斥(“写写样板公文还可以”),到惊叹于其叙事创作的能力(“像瀑布般从天而降”),直至最后对AI写作举手投降,将自己的意志完全让渡于“神笔”的意志。此刻的“神笔”完成了从辅助工具到现实塑造者的异化过程,呼应了美国文化学者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强调的技术解放潜力,以及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在《超级智能》中暗示的智能在跨过某个奇点之后必将反噬人类的论断。

这种愈发不受控制的后技术困境一直都是科幻作品的母题之一,如莱姆、威廉·吉布森等作家均从不同角度对这个近乎命定的未来做过描绘,不过陈楸帆在《神笔》

中将其推向了另一个极致,他构建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人类主动交出控制权 的后技术困境,并且十分精妙地将这种困境与AI创造或修改的历史进行互文对应:在AI历史线中,“非冯·诺依曼计算机”的研发瓶颈恰是“我”在现实中遇到写作瓶颈的隐喻;当维纳及其门徒们试图将《道德经》与《易经》中“虚无”的思绪与控制论及量子学相结合时,“我”也在尝试将自己的文学判断与直觉与AI“算”或创造出来的故事相互媾和;当“非冯·诺依曼计算机”不仅超越图灵测试,同时也超越人类已知的物理边界时,在现实中,文学便超越了表征现实的镜面,而成为重塑现实的金手指,最终导向海德格尔所论述的“技术座架”困境。小说双线并行,双线呼应,双线中又都具有与“真实”准确对应的部分,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某种恍惚,自问究竟哪条线才是“现实”。

小说颇具开创性的“点子”是将道家哲学阐释为可操作的科幻设定,如将“穿墙术”等人体特异功能解构为拓扑同构的异质系统论;将“道”“虚无”和卦象等概念与量子力学的多种理论观点进行对应。一方面,它承继和发展了中国科幻中国有的将中国传统哲学、意象与西方科学理论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例如何夕的《异域(之)六道众生》和《匣中祠堂》等;另一方面,相对于姜峯楠在《你一生的故事》中将语言学与物理定律相结合这类西方科幻范式,《神笔》同时兼具了古朴与未来的意味,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风格张力。

因此《神笔》展现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科幻叙事方式,并构建出一个具有传统东方美学的赛博格空间。小说中,东方传统哲学与西方的物理理论在AI创造的历史中交合,构成了一种独具中国科幻特色的“平行空间”,极大地拓宽了科幻的边界。

从科幻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神笔》也对科幻创作技法做了扩充与探索。在科幻作品当中,平行宇宙、多层空间、“楚门世界”的搭建已然屡见不鲜,而通向这一空间的跃迁点常常是某种虚拟现实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空间的构绘更易受限 于视角。但是将“神笔”用于跃迁点则全然没有这种顾虑,它使得在另一个空间中视角转换、跳跃甚至是“另起炉灶”都更加符合逻辑,同类题材科幻创作的表现维度得以拓展。

就小说整体隐喻而言,“神笔”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故事中神笔形象的科幻重塑和发展。当神笔吐纳出来的文字成为现实时,人类与技术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人类开始质疑一直以来笃信的“人”的本质。在小说最后,当王浩在临终前感慨“我们以为自己在制造机器,实则是宇宙在借用人类的意识孕育新的自己”时,陈楸帆实际上也在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齐物论”:作家也好,读者也好,文学也好,技术也好,一切都不是宇宙自我书写的字符。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新书推介

吴岩,《科幻文学研究手册》,重庆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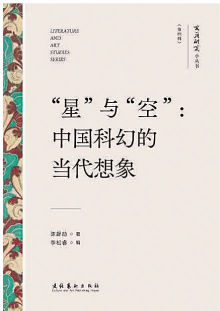
本书是一本关于科幻文学研究的入门级理论读物,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包括科幻小说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资源和案例分析,各语种科幻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科幻批评与科幻教育的实操案例。全书没有用学术著作式的理论

【美】西沃恩·卡罗尔等,《爱,死亡和机器人4》,耿辉等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5月



本书为《爱,死亡和机器人》第四季原著,收录8篇小说和1篇原创剧本,以脑洞大开的幻想带领读者走进稀奇古怪的科幻世界,比如外星宠物如何重获新生、智能家电如何控诉人类、欢乐之城如何在末日践踏中幸存等新颖有趣的话题。通过爱、死亡、机器人三个关键词,本书对人类文化、感情、精神和身份进行探讨,表达对自由意志、技术理性等哲学命题的探索。

陈舒劼,《“星”与“空”:中国科幻的当代想象》,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年4月



本书收录了科幻研究者陈舒劼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想象、科幻叙事与社会文化形态关系的四篇论文。这些文章将复杂、深刻的理论思考凝练为贴切、生动的意象,对20世纪末至新世纪初的当代科幻文学发展进行了分析评述,尤其对一些科幻研究界长久以来的学术论争进行

朱松纯主编,《立心之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本书是面向中青年的人工智能启蒙科普图书。该书以“为机器立心,为人文赋理”为理念,分10个模块概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既对人工智能涉及的相关基本概念从人类进化、文明演进、现象观察、日常实例等入手进行对照式的介绍,也对已有成就、前沿挑战、未来趋势等予以探讨。该书主编朱松纯是世界知名计算机视觉专家、人工智能专家,他从人工智能诸多发展方向中选取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认知推理、机器学习、智能机器人、多智能体等六大人工智能核心领域作为主体内容介绍。